



附錄
三年譜

^ 16
3061
21



門 八 16
號 3061
卷 21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
昭 35.10.17 購
藏 書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為謀。假以便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改造務為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偽書反間。以離其腹心。

梓封爵普恩管以普恩
與疏 正月十日十三十六

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冤而構死獄
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
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
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
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揜人之善惡
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
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
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

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
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
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
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
內外含禭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
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
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
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

上彭幸庵及寄楊遠
庵閣先三外集一參看
乞恩表揚先德疏

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稍寬之。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於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

壁帖大錄五九

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督兵。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十一)四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三
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
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
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
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
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
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
待。且三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
忠義之氣以赴。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當
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濠之變。

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
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者乎。臣以逆旅孤身。舉事
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
討賊之命。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
畏死偷生。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
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感激奮勵。挺身而來。
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
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
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考課

之典軍旅之政固竝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姦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報○時御史程啟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

辨心說以定國是疏
明軍功以勸忠勤疏
先生聞而止之曰五卷十
二丁

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與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為也○是月德洪赴

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
下不與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
不與又何得喪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闕先生門人徐珊讀
策問歎曰吾惡能味吾知以倖時好耶不答而出
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門歐陽德王臣

書徐汝佩卷外集
參看

難之字疑誤書徐
汝佩卷三有志之士
莫不欽仰歎服以
為尹彥明之後而至

今而始再見者也
難當為數

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識者以為進
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
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
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士今會試
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
而求真者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良
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
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
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眾與

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

請問鄉愿。是悟入聖人之道。集要
移置傳習錄下。二一條。行不揜
言也。下
鄉愿狂者之辯。孟子志下
篇卷看

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

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
 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
 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
 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
 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
 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
 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者。
 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有必為聖人之志。曾
 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

與黃宗賢書 五卷下

與尚謙書 五卷下

但論議須謙虛簡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
 復。卻恐無益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
 只緣輕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
 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字。
 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揜藏。前
 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
 中尚多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
 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
 古聖學之祕。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於

支離外道而不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桂峰。鄭太夫人於徐山。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甯。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於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沖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

也。但二氏於性命中。著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卽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卽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

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

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腳。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闕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鑑。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

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剎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甯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忻然樂而忘

五卷廿六丁看參

從吾道人記七卷卅一

卷首序說甲申年云々
參看

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澐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為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
八月。宴門人於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

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

先生曰。五卷十五丁

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舒柏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劉侯有入山養靜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閒。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

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於舉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

謂劉侯曰卷十七

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徧

借客幸而來。則諸貨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榷與魏良政。竝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

是年門人朱節卒
先生有祭朱守忠
文外集七

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五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四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

十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略曰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七卷卅九丁

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區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

親民堂記七卷卅四丁
萬松書院記七卷卅七丁
重修山陰縣學記七卷卅二丁

請先生皆為作記。

六月禮部尙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尙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於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

三五卷丁亥
書中天閣勉諸生文錄
八卷十二丁

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閒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穴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

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

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故曰致吾

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

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
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
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
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卽窮理之義則
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
之語以啟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
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
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
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

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
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
塞源之論其略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
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
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
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
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
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
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

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四
三
效其能。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

塞。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

全書卷三十四 全書三
三
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貞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周汝貞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

復書贊之六卷二下

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

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按祠堂位祔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祔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

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

四 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三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況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

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歎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於是復書曰。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旣倦意衡。

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恆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慕命。雖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控僇。後稍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務控僇中。豈必聚徒而後

爲講學耶。又嘗與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沖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

俟志定有人，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略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

全書卷三十四 全語三
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

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

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甯以斬人之信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妒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

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甯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尙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閒月爲會五

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卽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甯獨大禹

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明道有云。甯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

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不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頹靡者。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約定。但見微有動氣。

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

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眾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五十二
疏辭寄楊遠庵閣
先生集三四參看又
答方叔賢元正

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敕論功行賞。訖遺目盧蘇王受。搆眾煽亂。攻陷思恩。鏌復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為巡按御史石金所論。朝議用侍郎張

璠。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并覈當事諸臣功過。以聞。且責以體國為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願臣患痰疾增劇。若冒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之役。起於土官讎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

鎮等使之善後收之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鎮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略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尙書胡世甯。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

客坐私祝六

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沖舟中。因論爲學

將發先授大學問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啟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候立庭。

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曠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

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己。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未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行。

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水。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

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
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深歷。悠悠
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
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
甯甯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
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
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等。請
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徐樾自貴
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打坐有
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
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
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
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
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

俱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有不捨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土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餘。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己。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十五百有嶺南寄正憲
男純一參看
先生寄書六卷卅丁
寄正憲男手經二卷
(廿六、廿三)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事賴
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
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來意
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
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
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
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
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
警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

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
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尙
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
爲陛下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
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
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獠獍及諸流賊而設事
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

何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獠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奚啻十百於二酋者之

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賸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斷可識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更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甯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甯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尙書王時中持之得。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

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

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北太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赴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

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閒。卻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

於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蒼朮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赴任謝恩遂陳唐見疏
十月日(五十三)
辭巡撫兼理學能自代疏
正月(十四、九)
學能撫治疏(五十四)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略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甯，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五十三)
地方緊急用人疏(五十四)
地方急缺官員疏(五十五)

萬惟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畱賓甯解甲休養待聞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命處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以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

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率眾掃境歸命南甯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論以朝廷旣赦爾等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眾負固雖由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叩首

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眾。凡一萬七千。濺濺
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
誓以死報。且乞卽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
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
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
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
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
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

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
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
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
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敕遣行人獎勵賞銀
五十兩。絁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
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
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於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建
伯王守仁。盍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

田州立碑外集七
田州石刻

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
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
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
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
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
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於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
生乃疏言臣以迂疏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遠疏
征勦餘孽後賊疏

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
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
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
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
文定往歲甯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略侍郎
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鉉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
任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州
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疏言布
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

思田住劄撫綏其眾然而要之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尙且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切廩餼輿馬悉取辦於南甯府衛取給於軍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甯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旣得輯甯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撫治鄖陽以去

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四人者固皆可用

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尙無受塵之民。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著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

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瓏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

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畱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罅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

爲吾招一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煊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眾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

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菑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收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眾。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

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眾。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鵬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

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甯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迥。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

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

祭永順寶靖土兵
七集(六月十五日)

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甯遊學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

博奕之為賢乎仰南甯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眾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

辺方缺官爲才管理
七月六日十五

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旣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眾斬獲三千有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旣已掃蕩而我兵疾疫遂班師奏捷○按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閒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觀嘗以數萬之眾圍匝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閒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二百已而賊勢大湧

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
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
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眾。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
千之功。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旣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兵事
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之心。惟在
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諭令賊平之後。
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
疏七月十三日(五十三)
查明岑邦相疏(七月十九日)
(五十四)

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
矣。因其悔罪投降。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
凡爲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
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
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甯。以應讖謠而定人
心。設州治於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邦相爲吏目。
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
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眾所服。

者世守之。既而復破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凡爲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於八寨，改築思恩府治於荒田，改鳳化縣治於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於思龍，以屬田甯，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

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兵土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甯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

今守仁沈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

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東。而羅旁淶水新甯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紓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旣平其巢窟。卽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

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閩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

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於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外集四十三卷看

獎勵管齋謝恩疏
九月二十日(十五、四三)

與德洪讖書六卷卅一
與黃宗賢五外集卅一
卷甲五下寄翟石明
關光甲下寄何燕
泉甲下
又寄正憲男于聖和
五冊看

遂阻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
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齋捧 欽賜
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讖書。地方事幸遂平息。
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
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
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
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

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
到。望徧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
早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為善之心。
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託。兒輩或不
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南贛。
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休
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自去歲入廣。炎

乞恩勅谷回籍就醫
疏十月十日(十五、四五)

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
輿至南甯。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雄
之間。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
恩。思得粉身齧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
也。病日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
舉。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
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一曰。四十

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
所過如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
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
曰。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
千嶂靜。風傳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
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
是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
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
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

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閒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卽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卽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閒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卽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卽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

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漉漉蕩蕩。只做得箇沈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事來卽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尙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閒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

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

五世當爲六世性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
性常府君文集

來奉初烝。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畱詩慰慙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又題甘泉居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尙堪屋。渴飲甘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

子德世歲書六卷卅三

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閒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閒。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啟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鍼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閒。情旣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閒。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

與何性之書六卷卅二

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卽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卽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卽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

爲北上之圖。伏枕療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

臨終狀況。又詳三七卷九下。稍異。又見三七卷一〇下。三七卷六九下。

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斂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裯設褥。表裏裊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觀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鋹。迎祭於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於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於弋陽。初十日過玉山。弟守儉守文門入樂惠。黃洪李琪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廢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三
聞。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芻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閒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芻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甯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眞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

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算。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潞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

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算夫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日致良知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卽百姓不親之親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已此

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芻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芻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三
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眾。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

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敕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

全書卷三十四
全書三
三
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
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
十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
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尺。遂定
穴門人李琪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
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終

